

民族詩壇叢刊

吳芳吉評傳

盧

前

著

獨立出版社印行

吳芳吉評傳

盧前

吳芳吉字碧柳，四川江津人。以共和紀元前十五年生。幼讀於其鄉聚奎小學。民國元年考取幼童留美，載護北上。未幾，清華風潮發生，芳吉爲蜀籍學生代表，被除學籍。其後湘鄉源源出而歸旋，於是填爲悔過書一紙得返校。代表之返者十餘，而芳吉以替人代致不平，適可憐，竟謝却之。遂歸。行至宜昌，資斧斷絕，乃沿江乞食；歷時五月，繞行三千餘里，始還家。值荒旱，家居不能自給，涇陽吳宓介之上海，入韋氏書社爲校對，復以事與社中心忤，棄去。日食粥一碗，垂幾矣，宓覺之，濟以款，再返蜀。文忠州時爲寇所處，幾被殺。後三年，應中國公學之聘，再遊上海。時文學革命之聲震撼海內，芳吉以爲舊詩之運已窮，必變。已非老師宿儒，本無固守之義。顧人所作，以突變過甚，料其無成。庚申，得長沙明德學校校長胡元俟求師於滬，得芳吉。七月遂入湘。明年春遊汨羅，探屈鳳墓，登神鼎，溯源諸峯，輕舟泛洞庭，上君山，繞岳陽，返長沙。留湘者五年，結湘君社，每歲於嶽麓開紅葉會，湘鄉曾廣鈞爲盟主，嘗刊湘君雜誌三期，所撰「論吾人眼中救舊文學觀」凡四篇，駁斥胡適之「八不主義」，「歷史文學觀念」，「真」論新詩，頗爲時人所重。十四年改就西北大學教授，徧遊西安，至臨潼，浴於華清。

秦始皇帝墓。赴咸陽，謁文、武、成、康諸陵。又至曲江、雁塔，訪皇子陵、玄都觀。自長樂坡、芙蓉苑，至樂遊原，往韋曲，謁杜少陵宅，繞樊川，慰終南山下。所至不計。丙寅三月，劉鎮華圍西安，芳吉困城中，屢瀕於死。歷二百三十日，卒以丁卯正月朔七日脫于難。二月至瀋陽，留教於東北大學。其年夏四月，奔父喪，還江津，八月入成都，教授於成都大學者又三年。庚午春，留重慶大學之創立也，芳吉與有力焉。明年秋，徇鄉人請，歸主江津中學校政。二十一年五月九日，遽歿於德感場故宅，芳吉詩所稱爲白屋者是也。春秋三十有六，長才短命，世多惜之。

芳吉之治文學也，有八種態度。其言曰：「從事文學乃終身之事，非可以定期畢業者也。吾人長願以此嗜好文學之熱忱，學習於古人，學習於今人，學習於世界，學習於冥冥，而永遠爲此小學生之態度。曰，文學之美，非一家一派可盡有也，美不可以盡有，則各家派皆必有所短也。吾人但願取其長而去其短，以爲我之輔導，而有容受一切之態度。曰，人倫之可貴，以其互助而樂生也。文學之演進，以前人後人之相續也。吾人之習，前人之賜也。前人之志，吾人之事也。前人所未逮，正賴後人以補之救之也。何忍詬罵之也。吾人故有崇本守先之態度。曰，文學非政黨也，異己者雖多，理之所當然也。道並行而不相悖，可以嚴辨之，不可以排擠之也。人之有善，若己有之，當思所以齊也。人之不善，若己有之，當思所以改也。惟其異己者多，益見文學之博大無方也。吾人故抱我

共存之態度。曰，文學之敗亂，至今日而極矣。復古固爲無用，歐化亦非全功。不而創新，終難繼起。然而創新之道，乃在復古歐化之外，此其所以難矣。雖然，愈難愈貴，毅力，但能致力可也。成功者易，失敗也速。吾人故有不求成功之態度。曰，吾人雖不排擠他人，而不能禁人之不排擠我也。吾人雖不謾罵他人，而不能禁人之不謾罵我也。處茲排擠發習、謾罵成性之世，吾人主張，必歸失敗。明知其必失敗，而竟爲之，此心未泯故也。吾人故有不怕失敗之態度。曰，所貴於文學者，非僅學爲文章而已；學以養性情，學以變氣質，學以安身立命，學以化民成俗者也。文，言也；言，心聲也；心，身之主也。是以文之所言、心之所思、身之所行者，必歸一致。不然，徒小技耳。故吾人願有因文以進德，因德以修文之態度。曰，吾人今日之言，今日所以爲是者也；明日回顧，或又以爲非也。儘管爲今之是，儘管爲後之非，思想不患矛盾，只不可以不知爲已知，吾人思想之不高明，知識有限故也。知識有限，心則無欺，是非雖常易，此身終未易也。吾人是以永有改過向上之態度。一言以蔽之：不嫉惡而泥古，惟擇善以日新。其論詩曰：「惟余所謂新詩，較新派之詩又有說者，吾儕感於舊詩衰老之不愜人意則同，所以各自創其詩者不同也。新派之詩何以同化於西洋文學，使其聲音笑貌，宛然西洋人之所爲。余之所謂新詩，在何以同化於西洋文學，略其聲音笑貌，但取精神情感以養成吾之所爲。故新派多數之詩，儼若初用西文作成，然後譯爲本國詩者。余所理想之新詩，依然中國之人，中國之

語，中國之習慣，而處處合乎新時代者。故新派之詩，與余所謂之新詩，非一源而異流，乃同因而異果也。雖然，余主張經驗論者也；凡詩中原理，如無邪之教，逆志之說，辭達之誠，行遠之箴，千古所共由者，不當以一時新解違而棄之，詩中藝術，如遺韻必諧，設辭必麗，起調必工，結意必遠，各家所並用者，不得以一人癖嗜而破壞之。苟非之所短，不舍己以從人。自非之所長，不媚人以病己。故余之取於外人，亦猶取之於古人。讀古人之詩，非欲返作古人；乃借鑑古人之詩以啓發吾詩。讀外人之詩，斷非諂事外人；乃利用外人之詩以改良吾詩也。余又主張關係論者也；漢史以九品裁人，西儒分三級定位。有自身之寫照者，有他人之同情者，有世界之創造者。且以唐詩言之，溫李諸公，自身之寫照者也。元白諸公，他人之同情者也。李杜諸公，世界之創造者也。彼自身寫照之詩人，個人主義也，其關係也兒女矣。他人同情之詩人，社會主義也，其關係也家國矣。世界創造之詩人，人文主義也，其關係也聖凡矣。故詩之價值，一半在其自身，一半在其關係；關係之大小淺深，價值之高低貴賤定矣。斯二論者，各有其偏，而互能相濟。由關係之說，即文學目的乃爲人生者也；由經驗之說，即文學目的亦爲藝術者也。余既生於中國，凡與余之關係，以中國爲最親也。余之經驗，悉中國所賦予也。余之於詩，欲以中國文章優美之工具，傳述中國文化固有之精神。即一身爲之起點，應時代以興無窮。不必高談義理，重於躬行。不必廣許考據，但務期於創作。不必專驚世，但求爲人爲文之歸一。

致。此余於新詩之認識，亦余作詩之根據。其他義法、條規、修辭、鍊句、委瑣之言，與新派或同或異，不及盡道，要即自此推演之也」。其見解之不苟同世俗若此。芳吉於詩，最服膺工部。其赴成都雜詩有云：「幼讀少陵詩，深識少陵志。一生愛此翁，發願爲翁繼。洛下吾車迴，東陽吾舟次。濃溪吾三宿，杜曲吾頻至。茲遊仍爲翁，翁事猶吾事」，可知已。於海西詩人，彭士，則芳吉所篤嗜者。嘗曰：「吾觀彭士身世，率平庸落佚不足道。然讀彭士之詩，乃與其人迥異。彭士終身多在窮困失望之中，其詩則蓬勃豪爽，富有生氣，從無悲憤自絕之詞。彭士好酒任情，不知自節，其詩則結構謹嚴，無一字出之平易。而吾尤愛其詩端在現實之人生，不尚空虛之道理。在繼承前人正軌，而不鹵莽狂妄以爲天才創作。在宜其情之所不能已，而不知所謂主義學派。譯彭士詩，不下百首。」威廉釀得麥酒香」諸篇，至今存詩稿中。所爲「凍雀詩」，

凍雀詩

踏雪空山，有雀凍不能飛，久之竟死。於是壑以寒配，樹梅花其上以哀之去。

凍雀墮地飛飛，刺毛稀且離披。
欲飛不起哀啼，啼聲一何淒悲。

民族詩壇

山前山後堅冰垂，枝南枝北密雪堆。
青蟲已斃草根萎，人烟斷絕稻梁微。
凍雀凍雀爾休悲，來來與我共還歸。

二

爾雌爾雄遠離，爾父爾母誰棲。
爾室爾宇已夷，爾雛爾子安依。
爾啼雖苦誰聽之，爾翻已鐵重欺。
天地悠悠咸覆載，奈何使爾子如遺。
凍雀凍雀爾休啼，有吾慰汝莫煩思。

三

啁啾氣已遲遲，引吭將翔遠低。
兩眼相望依依，欲閉不閉心疲。
冥色紫黯朔風淒，人天末日慘斯時。
翻身向我欲長辭，似道巢中母子飢。
凍雀凍雀爾聲嘶，聲嘶念集意何其。

四

嗚呼逝不同，天之將喪安追。

榆關血戰成灰，松江礮震如雷。

生民百萬葬兵威，骨肉爲糜野狗肥。

縱有劫餘傷鰥寡，衣剝囊傾當問誰。

凍雀凍雀魂歸，梅花插墓有芳碑。

亦效彭士之「野田篇」。他若「玉姜曲」，

玉姜曲

楊君勵三歸自華嶽，爲余言玉姜故事。姜，秦宮女也。始皇葬驪山，六宮殉之，姜獨逃入華嶽，食松子以終身云。

一

先秦有女名玉姜，孤棲華嶽白雲鄉。

生成瑩潔宜幽靜，不樂塵埃侍帝王。

華嶽氣蒼涼，四圍千仞岡。

喬松迷人步，猿絕鳥難翔。

雖然雲散諸峯淨，孤嶽可望不能將。

民 原 詩 禮

二

玉姜玉姜誰家女，人間天上自何許。
我欲問之殊自慚，仙姿明靚難爲語。
素襦白燕飄，廣袖輕蟬舉。
耳瑤明月珠，衣帶驚風羽。
何以慰之破寂寥，瑤草蒼龍相伴侶。

三

華嶽松林百萬枝，風吹謾謾子離離。
倦倚清陰常洗滌，閒餐落果卽忘飢。
樵父行歸急，夕陽欲下遲。
有歌自天半，含情哀以思。
餘恨深愁如不盡，知是玉姜弄笛時。

四

夜來風定村煙歇，笛聲迴蕩轉悽惻。
征鴻呀啞東其羣，野獸嗚暗失故穴。
憐人復憐已，懷憂又懷別。

痛昔兼痛今，辭家更辭國。

一齊併入笛聲哀，嘯破霜天寒月白。

五

西極老人太古仙，鳩杖鶴髮不計年。
相逢驚惋訴來歷，六宮陪葬一身全。

老人語玉女，願否上青天。

玉女含淚答，天上均可憐。

願爲姊妹依陵寢，清風明月在人間。

六

人間到處風波阻，中情更有興亡苦。
渭水東流入戰場，咸京西望成焦土。

舊朝不足思，新代何堪數。

斯民性不移，斯世長機弩。

一點癡心未忍泯，誓將天籟化豺虎。

七

縱茲撫笛永哀歌，不管曲高竟寡和。

思婦中宵愁宛轉，征人塞上淚滂沱。

歌逐西風遠，直透首陽阿。

上有孤竹子，聞聲恨幾多。

賢聖美人原一體，憂天憫世併峨峨。

八

長安楊子詩成癖，餽余松子玉姜粒。

自云谷裏笛聲悠，尋聲暗往不能覲。

雲樹花繽紛，苔巖泉滴瀝。

近玩覺生疎，遠聽更明晰。

美人真而古難窺，顛倒人間皆幻跡。

效丁尼生之「夏樂德夫人」，「浣花曲」

浣花曲

清何禮明浣花草堂志云：唐蜀國夫人本任姓。任娘嘗禱於神祠，夢神人授以大珠，覺而有娠，明年四月十九日生女。稍長，奉釋氏教甚謹。有僧過，瑱折肱體，衣阿垢敝，見者心惡，獨女敬事之。一日，僧持衣求浣，女欣然濯之溪邊。每一漂衣，蓮花輒應手而

出。驚異，求僧，已不知所在，因題其處爲百花潭云。

一

浣花女住浣花溪，溪流縈帶錦城西。

白石灘灘波澹澹，如親玉骨與冰肌。

二

本明珠兮墮塵世，自妙齡兮嫺二諦。

貞靜慈祥誰得知，芳心惟有佛前寄。

三

浣溪花好豔春陽，浣女凌波明素妝。

浣處清幽塵不到，浣餘佛誦吐蘭芳。

四

有母有母終年疾，日日茶湯溪上汲。

愛親敬佛體無殊，佛法無邊孝第一。

五

精衛銜枝可堙海，愚公命子可移山。

嬰兒子節姜詩韻，在我誠心堅未堅。

吳芳吉詩

六

古怪龍鍾何處僧，瘡疥滿肢膿滿體。

手持破衲臭如餿，漫向人家祈浣洗。

七

鄰家姊妹卻遮藏，儂心自皎不嫌憐。

鯉魚隊隊衝浮膩，砧杵時時覺妙香。

八

我佛檀那塵不施，我佛般若誰能有。

飄然應手出蓮花，斐然蓮花粉應手。

九

一洗一朵優鉢羅，一洗一朵鉢特摩。

洗出朵朵芬陀利，洗出朵朵拘某陀。

十

青紅黃白花無數，手不停漂花不住。

回看雲樹遠微茫，僧與衲衣不知處。

十一

蓮花泛泛水潭潭，一顆蓮心一佛龕。

鈴語喧動鄰娃爭拾取，觸身幻化那能審。

三十二

一潭上丘秋傳語，潭邊古渡足容與。

信仰空誠例有徵，祥靈詎獨浣花女。

效克萊之「壽命紅顏」，吳憲甚稱譽之。憲之獲交，蓋在芳吉肄業清華時。芳吉既去，憲遺以詩曰：「細釋足下詩，於古人則近陸放翁，放翁遭際身世，足下已知之詳。至其作詩之日，多居蜀中，故其集號劍南詩稿。足下亦生長渝城，相如子雲，雄渾綺麗，蜀水蜀山，天久付詩人受用矣。願更勉之，他日能傳一代之業，且振衰世之音，莫謂君無分也」。又曰：「足下弱冠之年，天涯奔波，風塵戎馬，萬里爲家。當其入世之初，壯心始遠，憂愁交至，此其所見所聞，迥有異乎常人，可感可泣，可道可歌，無往不然。凡是諸種，皆佛法所謂因緣。既已定爲因緣，強欲不傾瀉吐納於詩文中，豈可得哉！豈可得哉！此吾友詩之所以豪也。與其獨歲詩十二篇，曰兒莫啼行，曰海上行，曰江上行，曰步出黃埔行，曰巫山巫峽行，曰讀遍燒鄂都行，曰思故國行，曰赫赫將軍行，曰短歌行，曰痛定思痛行，曰紅顏黃土行，曰北學行，辰未數年間，家國之事，胥於是見之矣。詩筆殊近樂府，氣勢磅礴，離泥沙之未淨，無傷於溫厚之旨也。新會梁啓超讀其詩而好之，以告憲曰：「將來

說，離婚本自由，此是歐美良法制。

他說：我非負你你無愁，最好人生貴自由。世間女子任我愛，世間男子隨你求。

他說：你是中國人，你生中國土。中國土人恆可憐，感覺那知樂與苦。

六

他說：你待我歸歸路渺。恐怕我歸來，你的容顏槁。百歲幾人偕到老，不如離別早。你不聽我言，麻煩你自耐。

七

他又說：我們從前是夢境，我何嘗識你的面，你何嘗知我的心，但憑一個老媒人，作合共衾枕。這都是，野蠻濫具文。你我人格爲掃盡。不如此，黑暗永沉沉，光明何日醒。

八

他又說：給你美金一千圓。賠你的，典當路費書銀鈔。你拿去，買套時新好嫁衣。不在你，空房頑固守六年。

九

萬分苦，

一五

我心如冰眼如霧。又望望半載，音書絕歸路。昨來調，他同窗好友言不謬。說他到，藉色佳城，歡度蜜月去。

我嬾顏，見他友，只低頭，不開口。淚向眼包流，流了許久。應半聲，先生勞碌，真
是他否人。

圖
○
十一

小姑娘們，生性慧，聞聲來，笑相向。說我哥哥不要你，不怕你如花嬌模樣。燭燦燦燈燈晃也非昔比清，那皎皎鏡兒不比從前亮。只有牀頭蟋蟀聽更真，窗外秋月親堪望。

十一

錯中錯，天耶命耶。女兒生是禍。欲留我不羞，只怕婆婆見我情難過。欲歸我不辭，只怕媽媽見我心傷墮。想姊妹姊妹當年伴許多，奈何孤孤單單竟剩我一個。

十

一個冤掛牽。這薄情世界，何須再留戀。只嬌嬌老了，正望他兒女陪笑言。不然，不然，死雖是，一身冤。生也是，一門怨。

十四

喔喔鷄聲叫，哞哞狗聲咬，鐺鐺壁鐘，三點漸催曉。如何週身冰冷，尙在著羅綃。這